

香港學海書樓講學錄第四輯抽印本

元遺山評傳

吳天任

K8
2

元遺山評傳

南海 吳天任 荔莊

(一) 前言

身閱興亡浩劫空，兩朝文獻一衰翁。

無官未害餐周粟，有史深愁失楚弓。

行殿幽蘭悲夜火，故都喬木泣秋風。

國家不幸詩家幸，賦到滄桑句便工。

這是清人趙翼（字雲松號甌北）題遺山集的一首詩，在古人詠遺山的詩中，要算這一首比較能道出他的處境和心事了。我這部遺山評傳，就把這首詩作為開場白吧。

這部小冊，是多年前在本港學海書樓講元遺山詩的講稿。雖只說詩，但爲着知人論世，其他方面也有討論，曾在華僑日報文教版發表過。我就聘在書樓講遺山詩共有二次：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五年，這次是統選遺山古近體詩若干首和他身世的講述；第二次是在一九五九年，專講遺山的論詩絕句三十首，兩次都一連講了好幾個星期。在未講遺山以前，我在書樓講過楚辭和曹植庾信李白杜甫諸家的詩，後來又講過阮籍詠懷詩及陶潛歸園田詩。每次講稿內容，除楚辭別有詳論外，都沒有像講遺山的這麼詳備，因爲我很早便有意

替遺山寫一部專論的。

在我國古代的文學作家中，我特別愛好那些生在時世離亂，家國興亡之際的一班人，遺山更是我三十年來寢饋不忘的一位。回憶對日抗戰期中，我在國內到處奔走，行篋中隨身攜帶的書籍雖不少，而少陵集義山集劍南集和遺山集幾部，更日夕不離。此外還有一部十八家詩鈔，當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間（一九四零——四一），住在肇慶七星岩畔，那時因大部分行李書籍，寄存在德慶，身邊只有一部十八家詩鈔，閒來閱讀，把集中所選遺山七律一百六十二首，不過三幾天工夫，便全部背誦得爛熟。歲暮假期，特別到德慶檢取遺山全集，那知德慶又因曾遭兵警，輾轉遷徙，不慎把一些書籍連遺山集在內都散失了，由是心中耿耿不釋。直至勝利後回到廣州，得亡友陳雲儔先生贈以中華書局的聚珍版元遺山詩注，雖是缺少了一冊的，但戰後文物散亡，不易尋找，也值得珍貴的。來港以後，又承陳少漢先生惠贈一部刻本的遺山集，常常諷誦，才能彌補所缺。回首前塵，忽忽二十餘年了。世事無常，變亂未已，人生多恨，與日俱深，舊時熟讀的遺山詩，有些雖已遺忘；而那感時觸事，情境深刻的句子，終難忘懷。無怪趙甌北說：「事關家國，尤易感人。」千載以下讀起來，還不禁「聲淚俱下」呢！

這部遺山評傳，往年友人賀光中先生看見，便想拿到馬來亞大學的東方學報出版，我覺得內容漏略尚多，仍待增訂，所以把另一部稿子「龍龕道場銘考」給他刊行，留回遺山評傳。幾年以來，人事牽纏，校課忙碌，參考既感缺乏，身體又苦多病，因而擱置。最近

爲了學海書樓要編印第四次講學錄，催促送稿，只好乘着暑假之暇，重檢舊稿，略訂一過，成了現在的面目，付印出來，算是我對遣山景仰的一點小意思吧！

(二) 小傳

元好問，字裕之，號遺山。太原秀容人，系出拓拔魏。曾祖父春，做過宋朝的忠顯校尉，隰州團練使。祖父滋善，做金朝的銅山令。生父德明（按：遺山生父，名逸無考。金史以德明爲名，疑非是。蓋其祖輩名皆用滋字。父輩皆用單名，字皆用德字。叔父升，字德清，德明殆亦其父之字，而史失其名耳）。贈中順大夫，著東巖集三卷，年四十八卒。遺山生七月，即出繼叔父格，（終隴城縣令）。四歲開始讀書，七歲能詩，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。年十一，從繼父官於冀州，學士路鐸教他做文章。十四歲，又從繼父官陵川，受業於郝天挺。（字晉卿，金史入隱逸傳，亦見元史郝經傳，即經之祖父。與元史之郝天挺字繼先，受業於遺山者不同；蓋前者爲遺山之師，後者爲遺山弟子。）年二十，又從繼父官隴城，以秋試留燕都，翌年繼父卒於官。二十五歲，元兵南下陷忻州，遺山兄好古遇害（秀容屬忻州）。金宣宗徙都汴京。遺山奉繼母張氏南渡河。元兵陷燕京，破潼關，遺山避兵於女几山之三潭，間居汜南。禮部尚書趙秉文見他的箕山琴臺等詩，譽爲少陵以來無此作，寫信招他。遺山遂以詩文謁見，自此名震京師，那時他才二十八歲。興定五年，遺山三十二歲，登進士第，座主即爲趙秉文。哀宗正大元年三十五歲，以趙（秉文）楊（雲翼）雷（淵）薦，應詞科，權國史院編修。三十七歲除鎮平令，明年轉內鄉令。四十一，

鄧州帥移刺粘合辟爲從事，以居繼母張氏喪，不就。及終喪，辟南陽令，遷尙書都省掾。天興元年，四十三歲，除左司都事，吏部主事。三月，元兵攻汴京，哀宗乞和，元兵退。六月，塞四門以便守禦。七月，飛虎軍殺北使唐慶，和議遂絕。元兵復圍汴，哀宗出奔。遣山想保存國史，請以小字書國史一本隨駕，未及行。明年，哀宗奔至歸德，元兵圍汴更急，遣山獻議留守完顏奴申，及副樞完顏習捏阿不，欲立荆王曹王監國，議未決。西面元帥崔立舉兵反，殺奴申阿不，以太后令衛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，崔立自稱鄭王，送款元軍前，脅迫遣山任左右司員外郎。自負救一城生靈功，更逼百官父老立碑頌其功德，劫太學生劉祁撰文，磨甘露碑刻之。四月，崔立又驅兩宮諸王宗室男女五百餘人北行至青城，皆遇害。兩宮北遷，遣山亦自汴而北。六月，哀宗奔蔡州。天興三年，哀宗在蔡州，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。蔡州破，哀宗自縊，承麟被害，金亡。遣山亦拘管聊城，那時他已四十五歲了。此後國亡，只來往於濟南冠氏太原東平間，以國史著作自任。因金代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柔家，遣山至燕京言於張柔，使之奏聞，願爲撰述，奏可，方闢館，爲武安樂夔所阻而止。遣山仍欲爲私史，乃往來四方，采摭遺逸，雜錄至百餘萬言，自構野史亭爲著述之所。自金亡後，故老皆盡，遣山巋然獨存，遂爲一代文章宗匠，四方碑版，都請他執筆，可是他仍過着清貧的生活，只留意於國史文獻的搜輯，直至國亡後二十四年，才病卒在獲鹿寓舍。他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，卒於蒙古憲宗七年丁巳，即南宋光宗紹熙元年。至理宗寶祐五年（一一九零年至一二五七年），年六十八。

(三) 作品舉隅

詩自唐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，宋蘇軾陸游等大家，和無數的小名家以外；所有的方法途徑，趨向作風，大致都已盡量發揮表見無遺了。以後的作者，想別闢新路，和古人爭勝，爲後學前導的，真是難上加難。不特如此，就是想步武前賢，以求風雅不墜，也大有才難之歎！可是，元遺山崛起北方，竟能上薄風雅，中規李杜，在諸大家以外，另闢廉悍沉摯，豪放邁往的風格，爲後世興亡感慨一派開出許多新意新句，增加了無限低徊的情緒，真可算是替詩壇放一異彩了！我們在未舉述他的作品以前，先行把歷代對他推崇的說話，摘要列出，庶見梗概：

金史文藝傳說：「其詩奇崛而絕雕闢，巧縛而謝綺麗，五言高古沉鬱，七言樂府不用古題，特出新意，歌謠慷慨，挾幽并之氣」。元人郝經的遺山先生墓銘說：「當德陵之末，獨以詩上薄風雅，中規李杜，粹然一出於正，直配蘇黃氏。天才清瞻，遶婉高古，沉鬱大和，力出意外，巧縛而不見斧鑿，新麗而絕去浮靡，造微而神采散發，雜弄金碧，粲飾丹素，奇芬異秀，洞蕩心魄，看花把酒，歌謠跌宕，挾幽并之氣，高視一世。以五言雅爲正，出奇於長句雜言，至千五百餘篇。爲古樂府不用古題，特出新意，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。用今題爲樂府，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，皆近古所未有也」。元人徐世隆的遺山集

序說：「遺山詩祖李杜，律切精深，而有豪放邁往之氣；樂府則清雄頓挫，閑婉瀏亮，體製最備。又能用俗爲雅，變故作新，得前輩不傳之妙，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」。

以上都是元以前人們對遺山的看法。我以爲清人趙翼的評論，更見具體而切實，趙氏在歐北詩話裏說：「元遺山才不甚大，書卷亦不甚多，較之蘇陸，自有大小之別；（按此說恐非的論）然正惟才不大，書不多，而專以精思銳筆清鍊而出，故其廉悍沉摯處，較勝於蘇陸。蓋生長雲朔，其天稟本多豪健英傑之氣。又值金源亡國，以宗社邱墟之感，發爲慷慨悲歌，有不求而自工者，此固地爲之也，時爲之也」。趙氏又以同時李冶稱他律切精深，有豪放邁往之氣。和郝經金史等的評語，都得其真；再具體的說他所以勝過蘇陸的原因云：「蘇陸古體詩，行墨間尙多排偶，一則以肆其辨博；一則以侈其藻繪，固才人之能事也。遺山則專以單行，絕無偶句，構思旨澹，十步九折，愈折而意愈深，味愈雋，雖蘇陸亦不及也」。這是很客觀，很有見地的說法。趙氏又再舉出遺山律句的最感人之作云：「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，自成聲調。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，少陵十數聯外，絕無嗣響。遺山則往往有之，如車駕遁入歸德之「白骨又多兵死鬼，青山元有地行仙」。蛟龍豈是池中物？蟣蝨空悲地上臣！」出京之「祇知灞上眞兒戲，誰謂神州竟陸沉？」送徐威卿之「蕩蕩青天非向日，蕭蕭春色是他鄉」。鎮州之「只知終老歸唐土，忽漫相看是楚囚」；日月盡隨天北轉，古今誰見海西流」？還冠氏之「千里關河高骨馬，四更風雪短檠燈」。座主閑閑公諱日之「贈官不暇如平日，草詔空傳似奉天」。此等感時觸事，聲淚俱下，千

載後猶使讀者低徊不能置。蓋事關家國，尤易感人」。看了上面的敘述，已可見遺山詩風的大概了。現在我再把他足以代表上述作風的古近體作品摘舉出來，並加分析如后：

（甲）古體詩 遺山的五古，據郝經說他「以五言雅爲正」。我們從他的作品看，除了對杜詩致力極深以外；他對陶淵明和白居易，都下過很深刻的工夫。顏亭留別云：

故人重分携，臨流駐歸駕。乾坤展清眺，萬景若相借。北風三日雪，太素秉元化。九山鬱崢嶸，了不受陵跨。寒波淡淡起，白鳥悠悠下。懷歸人自急，物態本閑暇。壺觴負吟嘯，塵土足悲咤！迴首亭中人，平林澹如畫。

灑水聞鄆城張伯玉計音作云：

灑水復灑水，東望雁行沒。殷勤一杯酒，遙酌灑亭月。永懷紫髯郎，冠佩見突兀。巖巖石青峙，鬱鬱松秀發。裴回功名會，脫落豪俠窟。中州有士論，指與雷李屈。挂弓須扶桑，洗劍必溟渤。皇天斬美器，一世惜英物。神交付冥漠，生氣凜毛髮，古來天下馬，萬里入超忽，良樂不並世，燕市空駿骨。狂歌叫秋雲，北風撼林樾。

前首淵明的氣息較多，後首簡直是少陵風骨了。在他的五古中，如雜著五首，全是集陶句而成。飲酒五首，後飲酒五首，九日讀書山用陶詩爲韻十首，宿張靖田家等首。都是深於陶味的。如前飲酒云：

西郊一畝宅，閉門秋草深。牀頭有新釀，意慍成孤斟。舉杯謝明月，蓬華肯相

臨。願將萬古色，照我萬古心！

後飲酒云：

少日不能觴，少許便有餘。比得酒中趣，日與杯杓俱，一日不自澆，肝肺如欲枯。當其得意時，萬物寄一壺。作病知奈何，妾婦良區區。但愧生理廢，饑寒到妻孥。吾貧蓋有命，此酒不可無。

都屬於這一類。再看他繼愚軒和黨承旨雪詩云：

今古幾詩人，擾擾劇毛粟，吾愛陶與韋，冷然叩冰玉。

又云：

愚軒具詩眼，論文貴天然。頗怪今時人，雕鐫窮歲年。君看陶集中，飲酒與歸田。此翁豈作詩？真寫胸中天。天然對雕飾，真贗殊相懸。

論詩絕句云：

一語天然萬古新，豪華落盡見真淳：南窗白日羲皇上，未害淵明是晉人。

又與張仲傑郎中論文云：「功夫到方圓，言語通眷屬」。可見他是主張天然真淳的一派。自淵明至韋應物，白居易，都得其中的妙處。一語天然，豪華落盡，功到方圓，語通眷屬。這種造詣，不也就是淵明的「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」。和白樂天的老嫗皆曉的詩境嗎？

遺山的五古，正是極力想躋到這個境域的。再看他示程孫云：

吾女在吾家，先以安卑弱。雖然適貴門，一味甘儉薄。……州人聞我至，相與喜且愕！謂我六十餘，齒髮未衰落。擊鮮日爲具，和氣動城郭。爲說壻女賢，宅相知有托。乃公私相賀，一月醉杯杓。生女四十年，今有爲父樂。

更是樂天佳境了。不過他經歷滄桑，身世時事之感，除了在七言古近體方面發洩較多外，在五古詩中，也有一部是沉鬱傷感之作。像上面的灑水聞張伯玉訃外，如送欽叔內翰並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修云：

一年不製衣，春服犯霜風。一日僅兩食，腸胃不得充。生平萬里氣，頓入低徊中。

又云：

我有一樽酒，澆君塊磊胸。君年始三十，白髮成一翁。願以寸心微，受此百慮攻。君窮復何辭，不見閑閑公？文章二百年，不救四壁空。

麥歎云：

我夢溱南川，平雲綠油油。起來望河漢，旱火連東州。四月草不青，吾種良漫投。田間一太息，此歲何時周？向見田父言：此田本良疇。三歲廢不治，種則當倍收。如何落我手？羊年變鷄猴。身自是旱母，咄咄將誰尤？人滿天地間，天豈獨我讐！

雁門道中書所見云：

金城留旬浹，兀兀醉歌舞。出門覽民風，慘慘愁肺腑！去年夏秋旱，七月禾穰吐。一昔營幕來，天明但平土。調度急星火，逋負迫捶楚。網羅方高懸，樂國果何所？食禾有百觶，擇肉非一虎。呼天天不聞，感諷復何補！單衣者誰子，販糶就南府。傾身營一飽，豈樂遠服賈。盤盤雁門道，雪澗深以阻。半嶺逢驅車，人牛一何苦！

這又是老杜胎息。從這些作品看，遺山的五古，一方面具有陶韋樂天的自然天趣；一方面又深於老杜沉鬱憂時的風骨。可是這些成就，還是脫不出古人範圍。至于七古詩，則是別開生面，不同凡響了。

說到他的七古，就是郝經所謂「出奇於長句雜言」的。看他的西園詩云：

百年此地旃車發，易水迢迢雁行沒。梁門迴望繡成堆，滿面黃沙哭燕月。熒熒一炬殊可憐，膏血再血變爲灰烟。富貴已經春夢後，典刑猶見靖康前。

此有感於宋靖康間，金人入汴虜二帝宗室北去事，繁華如夢，却不料後來金國也遭着同樣的悲哀。詩作於金宣宗興定四年，時遺山已三十一歲了。送張君美往南中云：

南朝辭臣北朝客，棲遲零落無顏色。陽平城邊握君手，不似銅駝洛陽陌。去年春風吹雁迴，今年雁逐秋風來。春風秋風雁聲裏，行人日暮心悠哉！長江大浪金山下，吳兒舟船疾於馬。西湖十月賞風煙，想得新詩更瀟灑。

太原贈張彥遠云：

并州城邊十月末，清霜稜稜風入骨。因君夜話吳江春，酒光激灑金杯滑。閑閑騎鯨去滅沒，當年愛君俊於鶻。平生我亦識翁人，惆悵流年如電抹！官家新築文昌臺，蒼生不憂墮巔崖。眼看東閣奇士滿，如君豈得藏蒿萊？晨雞未鳴子當發，明星煌煌大於月，野夫一笑冠纓絕。

這些七古的筆力氣勢，不特足以和東坡爭勝；而且也正是趙甌北所說的「構思官渺，十步九折，愈折而意愈深，味愈雋」的一類啊。至於長短句雜言，更極天矯變化之能事。如送李參軍北上有云：

去年雒陽人，今年指天山。地遠馬羈破，霜重貂裘寒。朔風浩浩來，客子慘在顏。扼胡嶺上一迴首，未必君心如石頑！君不見桓山鳥，乳哺不得須臾閑。衆雛一朝散，孤雛回顧聲悲酸！寒雁來時八九月，白頭阿母望君還！

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云：

一日兩食藜藿羹，三冬一褐飢與齊。監河貸粟困欲死，望望江水淪塵泥。故書一束手自携，汴兒跳梁翠女啼。出門疾走勿反顧，正恐五鬼從之西。馬中豈是無良媒，世人徒知牝牡黃與驪。只如黃金絡頭亦不惡，誰謂茅索能相羈？天公醉着百不問，汝偶而偶奇而奇。前途兀兀黑於漆，昨日把笏今扶犁。乃知世間倚伏不可料，井底容有青雲梯。春風兩淮多鼓鼙，軍中少年舞荒雞。因君南望一大笑，落日澹澹青山低。作古詩尤其是長短句，愈多變化，愈多轉折，便愈見其妙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神

奇莫測，愈變愈深。自李杜韓白蘇黃陸以來，都不能例外。而遺山以少用偶句，更避免排比鋪張之弊，專以單行深折取勝，所以歐北稱他勝於蘇陸。而生長北方，挾幽并之氣，歷興亡之變，先後天的條件都已具備無遺。回顧東坡，既沒有這種稟賦，也沒有這種閱歷，只憑才力奔放，寫些貶謫奔走，抑塞不平之氣罷了。就是放翁生當亂亡之際，可是那時仍保有半壁的南宋，國事非全絕望。北定中原，再見河洛，還常在夢想中。較之遺山的國亡身俘，勝却多了。所以放翁雖也極力把他慷慨悲涼之氣，發之於詩，終也不若遺山的天然稟賦，身世遭際的來得自然。因為放翁到底是南人，多少帶些江南白紵詞意呀。

由此看來，遺山的古體詩中，無可否認的，是七言勝於五言。七言能變化，能深折，較諸五言規模雅正，自是不同了。

(乙) 近體詩 遺山近體詩的成就，是人所共喻的；其中尤以七律爲特具面目。他那沉摯悲涼，自成聲調的一派，完全表現在他的七律詩裏面。從近體詩中輕重高下的分量來說：當然以七律爲先，其次七絕，再次五律。現在我們就照此次序引述下去：在遺山集的七律詩中，像趙歐北舉出的幾聯，已可代表一斑。現再摘舉這一類詩的全首看看，如自菊潭丹水還寄崧前故人云：

臘雪春泥晚未乾，馬迎殘照入荒寒。初無鳬鷖將安往？正有牛刀恐亦難。倦客不知歸路遠，孤城惟覺暮山橫。黃金鍊出相思句，寄與同聲別後看。

那時遺山還未到四十歲，身世未全絕望，便已表現出一種沉鬱蕭寥之氣了。精思銳

筆，清鍊而出，是別有深雋的神味的。圍城病中文舉相過云：

擾擾長衢日往回，病中聊得避喧埃。愁多頓覺無詩思，計拙惟思近酒杯。潘岳鏡中渾白髮，江淹門外即青苔。生涯若被旁人問，但說經年鼠不來！

這是金哀宗天興元年元兵圍汴京時作。文舉是白華字。末句見圍城糧絕，和後來懷秋林別業的「空牆無穴鼠嫌貧」，車駕東狩的「愁腸饑火日相煎」等句意相同。字面雖似平淡，而意思非常深警。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云：

翠被忽忽見執鞭，戴盆鬱鬱夢瞻天。只知河朔歸銅馬，又說臺城墮紙鳶。血肉正應皇極數，衣冠不及廣明年。何時真得携家去？萬里秋風一釣船。

慘澹龍蛇日鬥爭，千戈直欲盡生靈。高原水出山河改，戰地風來草木腥。精衛有冤填瀚海，包胥無淚哭秦庭。并州豪傑知誰在？莫擬分軍下井陘。

鬱鬱圍城度兩年，愁腸饑火日相煎。焦頭無客知移突，曳足何人與共船？白骨又多兵死鬼，青山元有地行仙。西南三月音書絕，落日孤雲望眼穿！

壬辰是金哀宗天興元年，那年三月元兵圍攻汴京，未幾解去。十二月復圍，城中食盡，事勢危急。哀宗出奔河北，旋至歸德。遣山時在汴京圍城中作此詩，一共五首，現錄三首。第一首言哀宗出奔，初擬北行，旋從白撒言，東駐歸德。戴盆望天，喻事勢相反，銅馬一聯，言本欲經畧河朔，反而被困歸德。用光武收銅馬賊，和梁簡文帝被困臺城，放紙鳶飛空求救事。血肉一聯，用邵雍皇極經世書以封象推算歷代治亂興亡，和唐僖宗廣明

元年被黃巢圍攻而出奔事。因哀宗行時，從官多攀從不及，致死於兵。第二首言戰局危慘，形勢改觀。精衛一聯，言初以衛紹公主歸元議和親，又以王子出質乞和，結果均難收效。并州句指河北諸將，或敗或降，致令大局崩壞，不可收拾。第三首言在汴京圍城生活，及金國於危急時內部人事，仍相傾軋。那時汴京被圍得水洩不通，餓死相望。據歸潛志載云：百姓食盡，無以自生。米升直銀二兩，貧民往往食人殍，死者相望。官日載數車出城，一夕皆刷食其肉淨盡。縉紳士女，多行丐於街。民間有食其子，錦衣寶器，不能易米數升。人朝出不敢夕歸，懼爲饑者殺而食。平日親族交舊，以一飯相避於家。又日殺馬牛乘騎自啗，至於箱篋鞍轡諸皮物，凡可食者，皆煮而食之。其貴家第宅，與夫市中樓館木材，皆撤以爨。

看了上面的紀述，可知城中當時的慘狀了。「愁腸饑火日相煎」，正是紀實之作。焦頭一聯用漢書「曲突徙薪無恩澤，焦頭爛額爲上客」事。是指正大八年，（天興元年前一年）元兵攻鳳翔，合達蒲阿兩行省觀望不前，哀宗遣白華往諭出戰。鳳翔陷，兩行省遂棄京兆。反怒朝省不益軍，皆白華等主之。所以後來更擠白華於險地，使之幾不得還。事見金史白華傳。曳足用漢馬援征壺頭，船不得上，援病困中聞賊據險鼓噪，曳足以觀。左右哀其壯意，莫不流涕。見後漢書馬援傳。此二句是爲白華事而發。地行仙以下數句，據舊注說是白華奉哀宗命，自歸德至南陽召鄧州節度兵入援，傳聞如此，但音問絕無。一說暗諷大臣逃亡去作寓公，而不肯死國事。

據施國祁的元遺山全集年譜四十二歲出處，說他「困守汴梁，不能忘情於內鄉者，殆以益之兄一飛及次女嚴輩尚在彼耶」？內鄉屬南陽，遺山的親屬，還有在內鄉那邊，音書斷絕，望眼將穿。除了君國之哀，恐怕還有骨肉之痛呢。綜觀這幾首詩，不獨語意悲涼，聲情激越，簡直可稱爲詩史了。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云：

塞上初損宴賜金，當時南牧已駸駸。只知灞上真兒戲，誰謂神州竟陸沉？華表鶴來應有語，銅鑾人去亦何心。興亡誰識天公意？留著青城閱古今！

天興二年癸巳正月，哀宗在歸德，崔立在汴京舉兵反。四月，俘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至青城。遺山亦於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赴青城，將拘管聊城。此詩就是離京時作。金章宗時，國勢尙盛，屢次賜宴東北邊部，那時蒙古兵力已漸漸南侵。衛紹王時，元太祖更自將伐金。灞上一聯，初以爲是兒戲盜弄，不足重視，那曉得大好神州就因此陸沉了呢？語意非常沉痛，古今興亡事變，只兩句說盡了。華表一聯，言此次離城，生死未卜；倘若化鶴歸來，恐不免有「城郭猶是人民非」之感了。銅鑾用魏文帝拆移長安漢武帝承露銅仙鑾事，以喻離京北去。相傳那銅仙辭漢時，還流出涕淚呢。末聯更覺淒淒，原來當北宋欽宗靖康二年，金兵南侵駐青城，離汴京僅五里，受宋二帝詣降。金人俘了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餘人北去。現在金帝宗室諸人又被驅往青城，多被戮死，其餘盡俘而北。前後只一百零八年，天眼昭昭，報應不爽。可憐青城一地，竟是兩朝痛史所在呢！郝經陵川集有青城行詩云：「天興初年靖康末，國破家亡酷相似；君取他人既如此，今朝亦是尋常事」。便是